焦氏澹園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一

敕　誥命

擬　諭朝覲官敕

蓋聞人君奉天子民必置之吏以釐乂之朕託於億兆之上垂二十載崇德屏貪嘉與士大夫共臻斯路乃付託寡效澤不下宣吏肆民殘未見衰止朕甚憂之甚愧之夫朕圖治深切而察吏者率取便文徼幸爲姦其敝至朘削以厭交游之心而小民愁嘆置之不聞故彌縫之術售綜覈之道微交

際之禮隆拊循之意薄民生寡遂識此之繇朕聞
者洞燭茲弊司道庇姦長惡者旣黜謫之一二撫
按貨賂流聞且寘之理矣今于來覲諸臣復命所
司大加澄汰謂爾等能以勞勤最于審官特簡留
之所為久任責成藉以佐元元慰萌庶者有厚望
焉其務盡滌澈習勵精自新以稱朕憂勞萬民至
意異日者積功久次當有右遷朕不爾愛也書不
云乎慎終如始終乃不困尚一乃心無替朕命欽
哉

戶部尚書耿其贈太子少保謚恭簡誥命

制曰大臣輔世之功踰時而後顯人主勸賢之典沒世而猶施國有彝章朕不敢廢爾戶部尚書耿某性資端亮學識閎深持白簡以繩違範青衿而有造澄氷朗玉洞流略之精微大敎清鏞讞典刑之髣髴急推賢奬善之誼懷憂國愛君之心頃思得人而裏天步之安乃由執法而畀地卿之任功成身退望彌重於具瞻憲老乞言政尚須於入告豈謂飾終之請在予求舊之時世咸悼其云亡朕

可徵於懋卹玆特贈爾太子少保謚恭簡錫之誥
命於戲疏恩進秩升華靑禁之班節惠尊名加賁
黃扃之䆲庶幾精爽不昧歆承
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
學士許某贈太保謚文穆誥命
制曰朕光宅萬邦式叙羣品必綜名器之用以篤
始終之恩眷予舊臣特崇異數葢國體之所寄匪
耆俊而莫居爾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許某博大清明方嚴信厚儲英史

局納約經幃持文柄而俗爲還淳長賢關而士知
率德直清著於南省水鏡名於左銓屬耻躬吏化
瑟之初以舊學踐宰衡之任朝端正色聿弘綏靖
之功國本系心累效憂危之論凝重見廟堂之器
公忠推社稷之臣彊健乞身廉退彌高於士類老
成去國謀猷尚軫於朕懷倏易簀而長終悼賜環
之無日爰加殊郵以飾全歸茲贈爾太保謚文穆
錫之誥命於戲爵能馭貴寵已極於三公謚以
尊名令問丕延於百世卹靈不昧尚克歆承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

策

廷試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一稟于禮法使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然後體統正于朝廷教化行于邦國所以長久安寧有此具也當周之隆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分職率屬而萬國理朕甚嘉之甚慕之是操何術而臻此迨其叔季先王之遺澤固在也何以陵夷

若是其興衰得失之故可指而言歟至漢文時有以棄禮義捐廉耻長太息者神爵中有以述舊禮明王制爲本務者宋嘉祐間有論審勢稱殷之先罰者有疏謹習比唐之季世者或謂西漢貴刑名而闕于禮文宋盛從容而疏于法制然則諸臣之言果皆應古誼合時宜者歟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敷政立教嘗 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乃集爲禮制者爲定式頒律

令大誥于天下洋洋　聖謨布在方策可得而
揚厲歟朕以冲昧嗣守　鴻業十有七年夙夜
兢兢惟　成憲舊章是監是率間者深詔儒臣
進講禮經重輯會典使諸司有所遵守庶幾紹
休　聖緒以興太平乃世教寖衰物情滋玩習
尚亦少敝焉其甚者士伍辱將校豪右凌有司
宗庶訐親藩屬吏傲官長陵替若此何以消其
悖慢使就約束歟貪黷敗節奢侈踰制譏訛殄
行虛聲貿實詭異壞心術傾危亂國是洸㴰若

此何以救其頹靡使還雅道歟今詔書數下申令既嚴而廉陛之間輦轂之下猶有壅閼不行者無乃禮教不修法度不飭歟抑風會日流而不返積習已成而難變歟將朕闇于大道無能率作省成而示之極也茲欲禮達而分定法舉而令行綱維振肅習俗淳美以覲揚　聖祖之光烈而遠追成周之隆何施而可爾多士其悉抒所蘊詳著于篇稱朕意焉毋有所諱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内也必有經治之實政

然後其具彰而有以成整齊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其本立而有以妙轉移天下之機何謂實政飭制度明憲典使天下分定而心安成行而志僻日範於精明嚴密之規而清和咸理者是已何謂實心懲玩愒謹幾微使天下不約束而嚴不刑名而肅獨運於淵微有密之妙而鼓舞莫測者是已實政脩於上則相維相制能創之必能行之能倡之必能遂之是明示天下以軌也而我之治具既綢繆於禮與法之著實心孚於下則相漸

相靡身奉之又心安之始從之又終守之是潛喻天下以神也而我之治本又綰結於禮與法之先古帝王所以陶範一時舃奕千載端居黼扆而朝廷之上巍然體統之常尊高拱堂皇而裨海之遠蕩然教化之四達者此道行焉耳藉令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備則雖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於經畫之無術有治天下之具而其本不源則雖欲國紀世風之振而卒病於幹旋之無機此治古而下化瑟罕調王綱絕紐而一代之隆理不能不

有待于 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挺聖哲之英
姿纂 祖宗之庥烈 經筵臨御親賢講禮而匪
事乎文爲 齋閣箴銘養性收心而豫端乎軌則
百寮奉法四海嚮風蓋已收太阿於掌上鼓大冶
於域中而成周之治行且軼而駕之矣乃猶不自
滿假進臣等而策之於 廷詢以立綱陳紀移風
易俗之道隲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陵夷且欲挽
悖慢澆漓之習而明乎率作省成之術也臣愚何
足以及此雖然發憤畢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

不披瀝以對臣觀人君之於國必有所與立上之
率乎下也爲紀綱則君之所以提挈振舉之謂也
下之化於上也爲風俗則世之所爲漸摩成就之
謂也乃紀綱之所繇立風俗之所繇熾必有具焉
有禮則上下辨民志定而妝天下清靜寧一之功
有法則寇賊息姦宄寧而杜天下倍畔侵淩之習
有率作屢省爲禮法之本則禮嚴於無體法威於
不怒而神天下潛移默化之機此其尊卑有等上
下相承紀法立而風化行繇此出也嘗稽成周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以三百六十屬而統之六卿以六卿而統之天子其和邦國者曰六禮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無非肅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其禁邦國者曰五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暴無非凜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其董正治官也必曰祇勤於德師聽五辭也必曰敬逆天命而又曰

成攷日月要攷月歲終則命百官府各正其治會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然則興事省成之說雖肇於有虞而惟周爲備矣故教化纒綿法度烋勑當其時兎罝備干城之材游女厲貞一之操下之化也方沛如建瓴則在上可知也而何風俗有弗醇周禮可以寒省難之大夫明慤可以折問鼎之楚子世之衰也猶憚於委裘則盛時可知也而何紀綱有弗飭昔人論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以此具此本修也迨

及後世即維持世道之具不能備舉而况其本乎故漢宋諸臣因時立論有不能槩同者賈誼以棄禮義捐廉恥而太息王吉以述舊禮明王制爲本務彼非不知法制不可疏而顧惓惓於禮也蘇洵論審勢則稱殷之先罰司馬光疏謹習則比唐之季世彼非不知禮文不可闕而顧惓惓於法也炎漢尚刑名而禮教多乖趙宋盛聲容而威刑或弛故諸臣各就其所不足勉之乃矯世之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何也漢當列國離析之餘危疑震撼

而非振刷之以法其勢終衡決而難行宋承五季陵夷之後寡廉鮮恥而非馴擾之以禮其心終頑頓而難格然而治偏則補敝則救極重則反以彼創業之主審於時繼體之世闇於變即諸臣陳見悃誠補苴罅漏亦託之空言而已欲其厚風俗正紀綱而復覩成周之盛也必無幾矣我　太祖高皇帝驅除元孽用夏變夷乾坤闢而載正日月滌而重朗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乃其修明政紀與關石而俱垂經緯禮文與堯典則而俱茂又何其醇

且備也嘗　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
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故集爲禮制
須爲定式與夫律令　大誥諸書其所以示　十
一朝之型範開億萬載之太平者至矣暨我　皇
上起而承之夙夜兢兢惟　成憲章是遵是式
故　宮闈有貫魚之序藩輔絕芻桐之嫌雩旱災
則躬步禱之儀敬大臣則隆召對之典其修禮也
即天澤之辨不秩於此也凌肆雖貴近必斥權橫
雖身後必誅馬湖蠻莫之戮不以功掩夙沙監貂

之黜不以昵釋其修法也即雷霆之威不赫於此也固宜治化紹休　祖烈趾美周南易易耳何世教寖衰物情滋玩於習尚不無少敝焉者故春秋之法貴理賤尊統卑所以肅紀綱也乃令長分符而豪右得以扼其吭閫帥建牙而悍卒得以譁於伍以宗庶而訐親藩以屬吏而傲官長則凌替甚矣而何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有罔之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所以正風俗也今貪黷與汰侈齊彰譏訙與虛聲並肆尚權譎者以危言揺國是標奇詭

者以左道壞人心則澆漓甚矣而何以弘風行草偃之化故德雖覆六合而廉陛之間或壅而不盡究威雖讋四裔而輦轂之下或亢而不盡行誠有如聖制所言者茲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約束挽其頹靡而還之雅道非有他也臣願陛下於實政加之意而已何則禮教之不修非可易復也臣以爲行之莫要於倡夫貪婪邪侈至亾行也彼乃甘心無悔者誠見夫鴟張之得志而悃愊者之無以自完也故機巧者珪組立升眞詬者貪緣自

免至恬澹拙訥之人且退而不敢會息則何行之能修雖然不盡爾也其特立獨行者必有一二人焉廉其實卽一舉而風厲之世方輕恬澹也我則必重世方賤拙訥也我則必貴如李牧之立標命射人無不赴者則孰不回心嚮道以象上指乎此所謂修禮教之實政也法度之不飭非可易振也臣以爲行之莫先於斷夫犯分冐上至亾等也彼乃肆行無忌者誠見夫恣睢之幸免而檢柙者之無以自異也故辱監司則解監司之組凌將領則

奪將領之符至瞶目語難之人且任而不敢誰何則奚僤而不爲雖然不盡爾也其裂眦首亂者不過十數人焉廉其實卽一舉而大創之擬管于行則渠魁在所必僇訛言動衆則兩觀在所必誅如董閼于之論扃山深壑馬牛不入者則孰不摶心胥志以奉上令乎此所謂飭法度之實政也夫嚴毋之育貞女也入有重闗出有鳴佩寢有絓結而後修潔之行成焉造父之馭馬也齊輯於轡銜正度於胸臆執節於掌握而後調良焉禮教者士人

之維結而法度者秤民之轡銜也是可不行之以
實也哉雖然臣猶有進焉語有之君行意臣行事
蓋禮教之不修則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飭則飭之
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表正之原規恢綜覈
之務率於修禮明法之先而省於教成法行之後
則臣所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意也臣願　陛下一
加勉焉蓋講戴記修　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
而務實以輿之玩好可以悅心曰得無爲禮之妨
乎美麗可以適志曰得無爲禮之蠹乎法行戚畹

而沁水之田園必裁威始貂璫而斜封之恩澤必節雖禮法未備而虛巳竦神悅而承流者翕如矣囘風會挽積習此下之事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之　晝接不可勸矣而章疏之出入必稽　日講不可曠矣而典制之廢興必嚴誅姦欺則不使有漏網之疎釋寃抑則不使遺覆盆之照將禮法具舉而奔走服從聞命恐後者靡靡矣蓋禮法之維天下也是耳目形體之相攝屬也而率作省成則精神以紐載之淪浹之者也譬首有所向足不煩

諭而行心有所之口不待言而喻實之感人何以異此故臣始終以實之一言爲 陛下告蓋非能爲新奇可喜之論而自效其區區之芹曝如此伏望 陛下矜其愚不錄其罪而 垂神采納焉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謹對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

疏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

臣聞漢臣王嘉曰人主應天以實不以文夫人之相與猶難以虛文相誑惑上天明命至爲顯赫今以禨祥示其譴怒乃所爲消弭而挽回之者僅僅取具文而止欲以動天意求嘉祥不可得也臣不揣固陋爲　陛下陳其崖略試垂聽焉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而人君一身耳目弗逮精神難給乃

多其官聯以翼之猶奴耕婢織各致其力以成家一耳奴不耕婢不織見謂失職至民不聊生未有執其咎者如此則小大臣工取主上爵祿各饜其欲以去而民怨於下天怒於上獨委其責於君也豈不悖哉昔人論旱有三驕陽肆兇民或病飢為天旱德涸仁枯烝為亢癘為國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人心焦勞靡所逃死為人旱臣以為天旱者人為可轉也國旱者君德可沃也人旱者政修可解也往歲東南赤旱萬里　陛下不難大蠲以惠

之又特遣近臣董賑事不謂非曠恩矣臣時訊鄉人之來者未聞閭閻小民受朝廷涓滴之賜也詔條兩税既在蠲除之數而有司敲朴無日不聞夫以救死扶傷之餘旦夕不保而并征其數年之積逋抑何忍也以彼其人豈不知詔旨當重民瘼難堪而顧出此者則以上之殿最勸懲不在此耳很貪狙擊巧市聲名即殃民無斥繽心旅項違迕時好即愛民無進故貪黷者雄飛廉直者頫首矣豈唯不能惠民是教廉爲貪化仁爲暴之術也故臣

以爲守令監司之失職未有甚于此時也顧其擇守令在銓部而激揚之在按臣銓部按臣其平日非盡無憂民心也至其銓授舉劾往往以供請謁愛憎之用此於設官之初意不大剌謬乎守令雖多而銓部按臣不過數十人而已　陛下精擇冡宰總憲而冡宰擇司屬總憲擇屬御史宜無難者乃民食困乏老羸轉死巽命日布解澤不流至於旱災盜賊棼然四起曾不思一大創而改圖之臣不知其解也書曰僭恒暘若政多僭差則言不從

下不正陽無以制上勞而下憂臣初濫仕籍覩儕輩分符而去其講求者非與除之實事而交際問餽之文也其欣豔者非惠利之實功而趨承規避之巧也士習刓敝狃爲故常近一二發憤糾摘者乃不言貪者之罪而議摘者之苛覩摘者如背芒護貪人如懷璧衆口一詞牢不可破則公論之不明至此極矣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而好惡在理財與用人財積於上而不流吏蠹於下而不去皆足以醞釀民怨上干

天和故臣願　陛下加之意焉語曰君門遠於萬里臣嘗以爲妄乃今知之蓋百里雖遠行一日無不至也千里雖遠行十日無不至也乃人臣累百日而不得階咫尺奉清光則君門萬里殆非虛語

陛下高拱法宮喜怒愆意鞭笞鮮節而股肱大臣不與之朝夕握手討論時務欲以風厲諸司剪除敝習此欲行而求及前人也成湯六事自讓宣王側身修政古之憂旱者臣未暇遠引即　陛下曩歲步禱郊壇精神一奮而群臣竦意承流甘雨

立應天人上下捷於影響豈於今獨不然乎伏願
陛下垂意至寧必以身始勤政事親股肱平好
惡擇大吏然後守令得人民生乂遂而天心有不
格上理有不臻無是理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惟陛下財擇

恭請元子出閣講學疏

臣聞古帝王之於太子也皆以蚤諭教爲急蓋御
殿閣近書冊雖親接非久節目若細而寔有繫於
宗社萬世之謀不可忽也頃大小臣寮累請建儲

定國家根本之計繫宇內之心章無慮百上　皇
上抑而未允無非以朝廷巨典務存慎重非有他
也顧　元子龍德尚韜麟姿日茂出閣講學今適
其時禮庶人之子八歲就外傅以彼編戶之家箕
裘幾何然父之于子愛深慮切必乘其良心淳固
情竇未生俾就近正人相切劘於仁孝之道恐一
失時後悔無及況　皇上之愛　元子者何如
元子繫於天下萬世者何如天下四海仰望　元
子者何如可令其就學之日出凡庶後哉雖膚哲

岐嶷天性邁衆乃講讀之儀久而未備侍從之人虛而未擇殆非所以別主器之尊荅元元之望也或謂未冊立而出講於禮不應臣請有以曉之夫儲貳貴早定又貴豫養　皇上嘗諭立子以長祖宗家法朕敢不遵是冊立雖遲　聖心自定獨豫養之道當及時修舉不可緩耳　成祖元年有司請立儲宮勅曰姑緩之欲正元良宜豫成其學問卽選博聞道術之士如黃淮楊士奇等充宮寮仍賜聖學心法一書又賜務本之訓　聖慮孳孳

輔養備至　穆廟在藩雖青宮未闢而繹幄時開
講讀官寮鱗次而進此尤　皇上所熟知也仰惟
皇上聰明特達動法　祖宗臣愚謂宜乘春和
勑諭禮官請　元子於文華殿擇日開講自此
問安視膳昕夕嗣舉可以慰　皇上樂育之懷益
一虛明之初習與智長可以時元子養正之功益
二羣寮濟濟望清光樂盛美可以杜天下猜疑之
端益三臣愚犬馬之誠爲　皇上計無亟於此伏
望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恭進圖解以仰稗諭教疏

臣蒙恩拔擢列於禁近萬曆二十二年恭遇

皇長子出閣叨與勸講之役供事以來荏苒四載

學術空疎靡所補益頃皇長子天姿日茂睿齡

加長多識前言往行此適其時而日所講讀止尚

書論語二書雖聰明饒於天授而覩記猶爲未廣

於臣等自效之義竊有未安伏覩太祖高皇帝

諭教太子諸王自經書外旁及資治通鑑大學衍

義諸編三書並授著爲成䂓已又選秀才張宗濬

等陳説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故事及民間疾苦稼穡艱難之類爲法甚悉即先臣鄭紀鄒守益霍韜亦並爲聖功圖以獻於朝無非循典制重元良爲宗社長久計也近該輔臣題奉講解通鑑謹候
旨行無容別議臣愚不自揆仰遵成憲竊比前修擇載籍中故事有關法誡者稍加訓釋并繪爲圖名曰養正圖解裝潢成編上塵
乙覽夫以輔臣輪侍觀覿既深同官敷陳開導備至豈臣之區區能爲有無獨念
皇長子羅講以後居多暇

時尺璧之陰未宜虛擲輒抒一得之愚稍爲緝熈之助如蒙　皇上不棄菲葑謂爲可采特勅　皇長子於退食餘閒時加紬繹庶幾虛明之心先入爲主典訓所漸不言而化其於升高陟遐未必無補臣愚昧上言不任惶悚緣係恭進圖解以仰裨諭教事理謹題請　旨

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

昨聞科臣項應祥曹大咸以科場事指議及臣自當靜聽處分而臣顧昧有言者以事關大體不

容默默也臣自入詞林知典試一差皆以序及先
年有建議不次差遣以杜弊端者向未舉行昨順
天府臣以考官請　皇上特點陪者二人以中允
全天叙主之而臣副焉識者謂作姦者既投之無
隙當事者亦藉以自明都城喧傳以爲　聖明舉
動出于尋常萬萬也不料忌者虓虓虎視協謀傾
臣故命下之日即造作流言互相鼓煽有非一端
臣恃　皇上天日照臨置之不問今科臣果摭拾
其餘形之論列矣應祥言涉風聞尚無意必大咸

隨聲醜詆意必逐臣以快忌者之心是使用正不用陪必可豫擬而　皇上一不得以自由也豈不悖哉臣之立身自有本末大咸既所未知科場校閱各有分職大咸亦所未諳而輕信邪人聽其指使不思甚矣文之好惡本無定評乃　祖宗以來必以去取之柄付之文學侍從之臣者爲其有專職也今諸卷具在　皇上勑九卿任廷諸臣虛心詳閱當否自見獨於舉人吳應鴻汪泗論曹蕃鄭棻等中式謂爲臣罪則尤大謬不然者科場舊規

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
相涉載在詞林典故甚明如吳應鴻汪泗論鄭棻
皆正考全天叙所取也其有無弊端天叙任之臣
不待言中惟曹蕃一人爲臣所取耳春秋禮記名
爲孤經佳卷原少禮記入試止百八十人臣徧加
品閱薪之四經五策詞義獨勝是以首拔之今落
卷具在其優劣可按覆也大咸乃摘其數言而遽
疑臣與分校何崇業至有千金一擲之語不知千
金以投之臣乎抑投之崇業乎果誰爲過付誰

證據乎崇業與蕃同寓虎丘當問之崇業北監未
就條准部考當問之禮部於臣何尤汪泗論選貢
之雋也往歲爲臣子授經三月而去臣不謂無然
臣兩子應試以臣爲考官遵例迴避塾師例無迴
避則法之所不禁也臣謂有意退人與有意進人
皆屬不公臣不敢爲且書經分屬正考臣亦安得
而予奪之蓋場中閱卷正考或可兼副考之事副
考不能侵正考之權於理易見今置正考不言而
以正考所取之人混加之臣此其言非公平意主

羅織行路知之矣況臣等自承　命以至入簾僅隔一夕迅雷掩耳敏者莫措謂諸生能遠賓緣於臣等臣等能遠爲諸生地非鬼神不能也是天敘與臣可皆無辨獨大察一事則臣猶有言焉臣於壬辰奉　差南還次年抵京傳聞中傷之人有誣臣借徐性善銀買房者都御史李世達等查性善簿籍借銀者多無臣姓名又性善抄沒三年之後臣始借居今房又非臣所買也一時諸臣以公議爲臣辨白臣友家居相去三千里安能逆知其事

而免之臣非縣官安得私役水手臣非將官安得隱占軍丁所扣糧餉不知出何衙門問之大咸當有不能置對者夫莽操懿温古之篡逆亂臣也自非手握重兵威權震主者未易以此擬之而大咸不難以加臣則其餘固不足道已臣束髮砥礪朝野共知一旦為言者汙衊至此其塵黷清班慙負夙志亦已甚矣伏乞 皇上勑下部院嚴加根究有一于茲甘伏斧鑕至于臣行不足以服衆事必待於自明其為材品已自可知尤望速賜罷斥以

塞忌者之意即栖遲林壑歌詠太平未必非臣之
福也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

論

原學

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復其性也人之爲性無舜跖無古今一也而奚事乎學以復之也曰性自明也自足也而不學則不能有諸已故明也而妄以爲昏也足也而妄以爲歉也於是美惡橫生而情見立焉情立而性眞始梏故性不能以無情情不能以無妄妄不能以無學學也者冥其妄以歸於無

妄者也無妄而性斯復矣蓋嘗論之情猶子焉性則其母也情猶枝焉性則其根也世之棼棼者豈顧欲離母逐子撥其根而培其枝哉冥冥之中無獨見生生之外無朝徹於是寶康瓠爲周鼎視珠貝如瓦礫其流有四離性則一故有清虛之學焉有義理之學焉有名節之學詞章之學焉其蔽也日疲於學而不知所學爲何事此豈學之罪哉知學而不知其所以學故耳或曰無思也無爲也易言性也而學則思與爲不能廢矣以其思爲而求

夫無思無爲將無之越而北其轅耶曰性無思爲
而非思爲不能致之蓋思爲者有也而所思所爲
者無也故求之思爲之表以入乎無思無爲之域
而後至焉至此則灑埽爲精義日用皆天德不捨
枝而得根不離子而見母清虛學也義理學也名
節詞章亦學也無所往而不爲性故無所往而不
爲學也而又何不足與明之有苟蕩心於俗學汩
欲於俗思而不知復性於初豈獨名節爲逐物詞
章爲溺心清虛增其桎梏義理益其蓋纏爲力爾

多收效彌寡則其所繇學者異也或又曰古之言
學者至傳說孔子而詳皆未言復性爲的也乃諄
諄然以此命學不已固乎應之曰傳言終始典于
學孔言學而時習之未及性也不知惟性故學可
終習可時自非然者力於始必替於終習於此必
輟於彼惡能時又惡能悅世言學之當急而問其
所以爲學則茫然無入亦不求所以入是不知穿
井所以通泉習射所以中的也無泉則無所穿無
的則無所射而世皆忘其泉的之本然徒矜穿射

之永功此以塵飯塗羹戲而無意於求飽者也則無爲貴學矣

論史

史之職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語史得其人不專其任不可以語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無將何以禀令得人而不專其任如將中制何以成功蘇子謂史之權與天與君竝誠重之也漢時號曰太史令郡國計吏上計太史然後以其副上之丞相御史而又父子世其官或有欲書而不得書者

則父子爭死其職是以上而宮寢燕息之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當世之大人顯者勢力烜赫或可逭於王誅而卒莫逃於史筆及其里巷山澤處士貞女抱德不耀者又歲有采風之使以貢於天子是以太史所書謂之實錄自二史虛員起居闕注衣冠百家罕通述作求風俗於郡縣討沿革於臺閣著作無主條章靡立人自以爲荀袁家自以爲政駿矣而又置監修者以總之欲紀一事載一言必行關白法春秋者曰必須直辭宗尚書者

日宜多隱惡甚者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貴族致使閉筆含毫狐疑相仗劉知幾謂之白首可期汗青無日蓋歎之也夫馬記班書冠絕後世然而左國世本楚漢春秋與夫漢著記大年記[illegible]歆揚雄班彪之纂著固有以為之地也乃近世所採以詮次者臺省之章疏與夫縉紳之志狀而已夫忠臣義士感時抗論匡主犯顏其中崇論竑議不謂無之而任情附會輕搖筆端者其徒寔繁也古之志銘唯述其生死時日以防陵谷之遷

變而後世子孫稍有貲力妄爲刻畫葢無不銘之祖父亦無不美之墓銘是兩者不煩齒頰而知其無當矣乃連篇而存累牘以附至　聖天子之密勿宸猷賢公卿之造膝秘議或逸而不傳或傳而不著忠直之士遭讒被譏屈抑而不得顯遐州僻壤孝子貞女食貧而不獲達又何以抽揚小善察納邇言以備一代之信史乎葢古之國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諸名山傳之百代而欲以烏集之人勒鴻鉅之典何以勝之故一班固也於漢書則工於

白虎通則拙一歐陽修也於新唐書則劣於五代史則優此其證也今之開局成書雖藉衆手顧茂才雅士得與館閣之選者非如古之朝領史職而夕遷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爲公卿而猶兼翰林之職此即終其身以史爲官也自非遴有志與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舉其職哉嗟夫史之廢久矣改絃易轍則疑於紛更循途守轍則疑於膠固野史家乘則疑

於越俎甲是乙非則凝於聚訟故議史於今日難
之難者也必不得已章奏采矣而又參之時論志
銘收矣而又覈之鄉評館局開矣而又總之一家
則僞不勝眞同可爲證權不他移事有所統然後
道法與事詞並茂刋削與銓配兼行雖未必進之
作者庶可以備采來茲矣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君子非用世之貴而能自治其身澹之難何者自
治其身乃其所以用世者也伊吕起隴畝之中定

菑周之業非不穎世倬羣流光遐紀矣然尹非幣聘之勤望微後車之載卽終於莘野之農棘津之孥有弗顧者彼誠知身爲本用爲末而以末易本固其所不屑也譬之規矩準繩然方員平直先在我矣而物之爲方員平直者自不能外焉非大器疇能當之管仲者蓋量其才之可用與夫世之必用而不勝其沾沾自喜之心以亟於一試故棄故事讐不以爲耻三戰三北不以爲洮脫纍囚之車賡耶許之曲不以爲辱以彼定霸匡時之術操之

有素而又際銳治之君故隱忍而就於此此君子之所謂小也觀其因敗爲功扶衰微之周遏方張之楚功高列國而名顯諸侯亦庶幾略酬其志矣三歸反坫鏤簋朱紘豈不知非禔身之律令哉以謂吾事驕淫之主而不爲之分其過是形之也吾不形人之過而後可以濟巳之功彼且無町畦吾與之無町畦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期達之入於無疵而巳此其術非不妙事非不偉也而仲尼目其小器者謂夫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於

人而或喪之已焉耳嗟夫古之大人道雖綵棼行則棊布理雖龍變事則鳳舉此豈為區區法度所束縛哉性分融則功皆命表事也道機徹則名皆身外物也故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蛇我無心而定大業者歸焉矣何也規矩準繩人成之也人自成之而反求方員於規矩平直於準繩者以其無私也儻其身之不方不員不平不直矣而苟以幾幸於人廉於克己而工於課物此必無冀矣故昔人惟飭躬繕性之為亟而經世之務且以

爲士苴且以爲浮雲非薄之也其一於自治乃治人之精者也繇斯以談伊呂者道在而功隨古之博大天民哉上也管子者時不必商周夫不必湯武不羞小節而以竟功名於天下次也用有小大而中於器一也乃若上不足以全道下不足以濟時徒抱夫無用之芻徇以覬覦於一中及其無濟則又曰時之不能盡我也此則不足謂之器矣而又何小大之校云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天人之際至難言矣蓋天非蒼蒼之謂乃萬物之
總名也故謂志帥氣則可謂氣之勝志則不可謂
人感天則可謂天之勝人則不可何者以氣志天
人非二物也夫志氣之分古無其說而昉於孟氏
嘗繹而思之持其志無暴其氣固也而所以能無
暴者誰乎蹶者趨者固氣也而所以為蹶若趨者
誰乎儻不索諸感召之原而謂氣志天人理相交
勝是氣之休咎人不能常主天乃以其積氣之偏
雜出而與吾角也豈理也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夫天也而
視聽自民是天待命於人而非以命人也人也而
爲天地之心夫人主持乎天而非待主於天也何
者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之所在日
可回月可捫水可蹈石可遊龍可下馬可角故燕
臣拊標而霜飛秦女籲號而風振天固無如匹夫
匹婦何况聖人乎聖人者權足以樞萬化政足以
柄四時言脫於口而和可以翔海旬意動於心而
精可以通鬼神行成於身而效可以格象緯是故

其始也嘉祥災眚聽之乎我其旣也彌綸調燮藉之乎我其終也宇宙造化生之乎我葢人於天若通呼吸若鼓宮商叩靡不鳴求靡不應乃執其常以爲志動氣人勝天當其變以爲氣動志天勝人亦過爲剖析而不達於天人之理矣豈知人者天之志天者人之氣志卽氣氣卽志人卽天天卽人惡有兩相亢而相勝如敵國者然之謂哉曰此以論於盛世之理也乃叔季之代災沴横生人不自主安得不舉而歸之天曰殆非也人志正天以其

善氣應之人志佚天以其戾氣應之無非志者由是有驕陽亢旱以應其紆結閒阻恩不下逮之象由是有凄風苦雨以應其宂抑無聊情不上通之象由是有彗孛飛流山鳴地震以應其偏頗窮極政多疵癘之象是何也則在上者人不修而志多爽也然則堯湯之水旱何繇乎曰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有不必於德者是驕之而速之敗耳驕佚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有不必於暴者是警之而相之與耳知此則堯之潦甘霖也湯之

瑀溫煦也大戊之桑穀萁莢也高宗之雉雊儀鳳
也宋景之熒惑景星也非獨不爲治累而且爲德
資則我之志常定耳不然是聖人者亦隨時俛仰
世隆則隆世汙則汙惟天之從而居然一贅旒耳
又奚貴聖人也哉自此義不明人主始得以自逭
其責至于災變踵見猶然秦越視之慮不勤于旱
溢顙不蹙于孤惸而壹意于厭縱之求故旨酒宴
遊馳騁戲豫志非不適也詭詞諛語俯眉承睫志
非不順也佳冶柔曼席寵希恩志又非不暱也宰

之敗德日滋天心厭棄氣化之運猶江河之下而
不可復返人寔爲之天曷故焉洪範之言庶徵也
其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
聖時風若其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
急恒寒若蒙恒風若蓋休與咎在人而天不
徵耳天固未嘗爲休咎也至此然後知中
和位育皆吾度内而人主之責毫髪不可自委巳
然而亦有難致詰者宋之五石六鷁可爲異矣而
内史叔興以爲非吉凶所生魏王基筮于管輅輅

曰君家有三怪而無凶兆非所憂也基之家卒無患夫由管輅之言而知家不可以變怪論也由叔興之言而知國不可以災祥論也然則君子亦道其常而已矣

焦氏澹園集卷之五

議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不可不蚤爲之計者此狃目前者之所狎視而深識玄覽之士之所蒿目而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纖悉備具而除盜賊即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众民窮財盡姦宄易生盖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

聖王之民不餒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
統馭方內義震仁懷靡所不至宜粟陳貫朽民生
阜康氛祲廓清暴民不作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
之左右近而兖洛遠而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
山岨水涯群不逞之徒鈎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
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荒弭盜皆今急務而
備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
王儲偫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
積均布流通移粟移民裒盈益縮下也咸無焉而

孳孳糜粥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蔑有及矣試詳論之周官旣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遺人所掌收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旣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其遺意可見施行者如李悝之平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穀賤則增價以糴

穀貴則減價以糶說二隋長孫平令民家出石粟
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世斂散之規
令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旬月責州郡豐歉之
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兼以官
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家經
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於
進納優隆與崇義之奬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丰
先臣丘濬之說者明禁翔踊閉糴者配如辛棄疾
之榜湖南者二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

救荒而非所爲備也語曰御隆寒者春煦而製罽氊蔽淫霖者晴旱而理襏襫苟平日無以待之而取辦於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况饑者嗷嗷以待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廪予巳半爲溝中之瘠矣彼羸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强有力者以爲等死耳與其死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爲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棼棼不可遏矣夫無其備既可驅農而爲盜有其備自可轉盜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耳倘備禦悉舉而

猶有萑葦之警出於叵測吾以義倉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威稜震舉夫孰有以不貲之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夫民不必甚予第無斂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第無害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迨其匱且畔也屑屑焉啖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晩也故必當事者仰體　天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寧爲不事繭絲之尹鐸無爲矯詔擅發之汲黯寧爲催科政拙之陽城無爲賑饑發粟之韓韶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盜

哉若曰此業已耳熟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説則非愚之所知也

國計議

臣聞善爲國者常欲使財勝事而不使事勝財財車馬也事其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必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車不潰馳峻坂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詘矣而齎用不足平居無事猶難自贍事變之生復不可測是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也昔

人云非力本農無以足國非崇儉樸無以化人臣竊妄論今之當議者有四當節者亦有四輒畫一以獻與稍爲苴補一曰議墾田昔商鞅計秦地廣人寡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力耕於內而使秦人以應敵遂能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今東南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西北彌望皆爲曠土蘇軾所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甚矣世如趙過張全義豈無其人誠求而勞來督責之草萊盡闢遊惰有歸近不廢

可耕之田遠可蠲難繼之餉居可爲役出可爲兵
而使之窮苦憔悴無業自立至生齒繁衍之地肩
摩袂錯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盡而民之鋤耨無
巳敝且陰陽動傷風俗巧僞相率而爲盜所謂二
者皆病也臣以爲移南人以實北地去狹而就廣
田墾稅增實富國振人之要二曰議關稅國初有
商榷無船鈔宣德中設鈔關者七又有都稅有宣
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稅有本色有折色本色鈔
歸內庫折色銀歸太倉其大凡也內廷賚予之需

取給別孔此獨資歲時鈔賞而已鈔法久廢雖
朝廷時以充賜無裨實事又主者裒歲入金錢易
鈔以進此以有用博無用也　祖宗朝曾屢改折
色以助邊需事例具在今儲偫殫竭臣以爲宜從
其例盡解折色歸之太倉便三曰議贖鍰　國朝
諸司舊有贖鍰法古束矢鈞金之義以備荒賑後
經用漸匱法取一切乃令撫巡檢括解部顧解者
什三留者什七第充橐槖之入若問餽之資而已
近旱荒半於海內乃捐贖賑飢者何寥寥也盖士

習大壞知營身家不知有民瘼知急交遊不知有
吏職稍自好者以寵賂公行勢難獨立有相隨而
靡耳臣欲申明萬曆八年之令撫巡互相勾考務
見諸司聽斷幾何入贖幾何支消幾何餘悉佐太
倉之急一不得以脂膏潤屋一不得以帑藏市恩
漏者聽人察舉必法毋貸庶官邪可清而國亦少
得其助四曰議內供國初金花銀歲額百萬原供
南都武臣俸入各邊緩急間取足焉後從南改入
內帑自俸給之外金錢粟帛茶蠟之類半需　御

用盡通融舒縮期於濟國而止非獨爲內設也此復益買辦二十萬金此因事而增事辦則止尤不可以爲常者今公私兩貧無復措手唯皇上沛然盡捐之外庶幾少濟而猶然封殖如故豈皇上以內帑之財爲我之財而外廷之用非我之用乎炎漢少府水衡金錢宋朝藏奉宸諸庫名雖積貯寔備非常軍興賞賚則發之災荒賑給則發之三司用殫則發之明道中有司以用不足告仁宗曰國家禁錢無分內外蓋以助經費也皇上聰

明特達豈後仁宗誠即其言思之盡出私藏不以
自奉一復國初之舊至買辦名目斷自今始不得
復進豈獨理財亦可昭德語云涓涓不塞將為江
河夫不窮財之所歸第浚財之所出與水實漏巵
何異況水旱頻仍上下交困非痛自檢節即選桑
孔之儔授之握筭無能為籌矣夫內有供需外有
祿廪遠有日肆而不肯抑之驕虜近有日益而不
可已之宗藩固也顧遊賞燕樂賞賚近幸無名之
予不經之費獨不可減乎工匠厨庫旗校勇力名

存實亡虛糜廩餼獨不可叢乎曩金陵蘇杭間有織造今靡歲不供而又益以渾潞之機杼不可輟其役乎歲賚羌胡如奉驕子督撫諸臣猶請增給日引月長虧國計啓戎心不可示以節乎臣觀紈綺之子尋常飲散略不屑意及朋儔臧獲蠹蝕殆半一旦覺寤猶能苟完則世無不可理之家故也衛文公當小國窘急之秋布衣帛冠振厲洗滌卒克有立方中之詩至今美之以 皇上全盛之天下奮然有起敝維新之志其不轉圜爲贏易弱以

強無是理也惟加意裁察

修史條陳四事議

一本紀之當議　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紀　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爲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爲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況在本朝乃使之孫嘗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　德懿熙　仁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于　高廟本

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　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　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跖蹻亦書寒族雖夷齊並詘何以闡明公道昭示

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檮杌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斷二也　累朝實錄禀于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寔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既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途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于纂修無益有損况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于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删潤以垂永久此外决當謝絕勿啓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繙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

泛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甚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卽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　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藉令班馬名流何以藉手攷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

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于是爲備國初　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户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即以所得多寡爲提學

官之殿最書到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
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　聖世文明之
化未必無補

焦氏澹園集卷之五